



# 回應薛勵德的文章

陳日君著

林瑞琪譯

首先，我想說一件真人真事。一九五六年我在意大利攻讀哲學時，其中一位教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他帶點保守，但不太固執己見。有一回，他應邀出席一次有關神學家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的研討會。主辦者均十分崇拜這位集考古

學家、哲學家及詩人於一身的神學家，他們邀請這位教授出席，是爲了聆聽一點相反的聲音，作爲交談時的一項平衡。不過，這位好好先生心裡卻想道：他們一番好意邀請我出席，我怎好意思衝突他們呢。所以他竭盡所能去褒揚德日進。這一下子，邀請他的主辦機構是何等的失望，可想而知。

我爲了不使珍修女失望，所以雖然我的資歷遠

遠比不上張春申神父及薛勵德神父（Fr. Schreier），但仍不吝粗陋，對他們的反省略加自己的看法。首先我會對現況作一點分析，然後加上我自己的反省，最後，我會就應用於中國教會的方法學提供一點意見。

## 現況的分析

談到中國教會的現況，我們必須認清一些對立的事實，一方面，這個國家內當政的是一班無神論者，而這個國家又曾經深受帝國主義國家不公義的傷害；另一方面，天主教會國內又是一個少數團體，現在更分裂爲所謂的「官方教會」及「地下教

會」。

無神論政權對宗教事務的政策僅限於在嚴格限制下略予通融，這可以在中國共產黨近年來的文件中清楚看出來。

在教會方面，引致實際分裂的，並非教義上的分歧，而是對外來壓力的兩種極端化回應。

因此，當我們談到解放時，我們必須認清教會的解放是指擺脫外來的壓力。我們談及的修和，是教會內分離的雙方軟化自己的看法，達致相互的理解，以實現雙方都同屬於這個飽受外在壓力損害的教會。既然內在的分裂是出於外來的壓力，我深信當外在情況改變時，內在的修和不會是一件太難的事。不過，我亦深深意識到，假如我們現時仍置現況於不理，雙方的立場將進一步僵化而引致真正的危險。時間並不利於我們。但我在這一點上的質疑是：澄清了這些中國教會現況所涉及的因素之後，應否仍稱中國教會陷於教會體制的僵局呢？這一點又帶出我第二部份的回應。

## 幾項反省

稱目前的中國教會處於「教會體制的僵局」，似乎只說出了實況中的一部份，現實中尚有更多其他事件值得我們探討。

我所說只看到教會的其中一面，乃因為「僵局」這種說法並不能全面概括中國教會現況。我承認，為海外訪者來說，對中國教會的第一個印象往往是十分注重教會聖統制上的問題。但在此分裂之餘，它亦是對天主的強烈信仰、對聖事及聖母的深深虔敬、在有限的空間內勇於流露傳教熱忱。由教會體制問題所引起的緊張關係，並未破壞到教會的生活。另外，為甚麼我們要貶低興建新聖堂工作的價值呢？中國大地上，特別是在北方，教友們出錢出力興築許多聖堂。在我看來，他們的熱切程度可以媲美中世紀的教會。誠然，今天有許多人會看不起中世紀的時代，但無可否認那是有堅強及深厚信仰的年代。

同時，恪守教會法律的條文又有何損及靈修生活之處呢？難道我們都成為靈修主義者？當信眾長期遭到褫奪參與聖事及表達外在信仰標記的權利之後，他們不應該有權將恪守教會法律看成是一種聖事嗎？

在目前所有宗教活動都受到嚴厲的限制，並致力掙扎求存之際，我們又能對現時中國教會期望怎樣的合一活動及宗教間交流呢？事實上，我們在國內許多地方早已看到，各個宗教處於同一個無神論政權下的共同境況，經已催使他們演出某種特有的團結。

假如我們有機會詢問那些長時期在監獄中及在勞改場內與中國教友一起生活的教外人士，將會使我們的視野洞開。這些教外人士會告訴我們，天主教徒儘管有點令人難以了解，但實在叫人嘆服。他們會訴說如何詫異於天主教徒對長期而不合理的折磨，怎樣耐心及安詳地接受而毫無怨言，時時不顧自己而準備協助他人。

當我們詢問那些前往公開教堂的人士，他們會告訴我們何等敬重那些在目前困難的處境仍致力為福音服務、忠於職守的僕人。按這樣來看，稱中國教會陷於「教會體制的僵局」乃有誤導之嫌。

另外，「僵局」這種說法亦有以偏概全之嫌。假如教會學是「了解」教會的方法，則只有存在一個以上的教會學時，才會出現正式而明確的教會學問題，即是說，我們有多項不同的方法可供選擇去了解教會。但在中國教會內並沒有這樣的選擇。按中國教會僅有的一項對教會的理解來說，忠於羅馬宗座並非一個如何了解教會的問題，而是是否信仰教會的問題。這一點，薛勵德神父稱之為「另類的教會學」。

我在這裡想提出的是，這另類的教會學是否不對？我相信答案絕對否定。這種教會學並不完美，有待改進，但並非不對。信仰理解的發展歷程並非以新換舊，而是相依的成長。梵一大公會議所確定的信理並非為梵二所取締或宣佈廢止。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信仰的深  
度不一定跟理解程度成正比。亞巴郎怎樣也不可  
能理解到我們迎新時代的基督徒，但他卻毫無疑問  
是我們的信仰之父。

另一項與教會體制同樣重要的是禮儀。在一九  
八九年聖熱莫羅尼瞻禮日，我們在上海的佘山修院  
舉行第一台梵二後的中文彌撒。在證道時我論及當  
日的福音：一個好的家主，在寶庫中取出新的和舊  
的東西。（瑪十三：32）我向修生說，舊的禮儀並  
沒有錯。正是這些昔日的禮儀，孕育了殉道者（包  
括在中國仍活下來的殉道者）的堅固信仰。它孕育  
出聖人的非凡聖德及傳教士的英勇獻身熱忱。這種  
禮儀也孕育了我們的信仰，基於這些信仰培育出我  
們的聖召。我們肯定需要學習新的禮儀，這是聖神  
賜予今日教會的厚禮。但請讓我們效法前人的信德  
及投入。沒有這些信德，新的禮儀將流於一種新的  
形式主義。

回到教會學的問題，我明白讓人們接觸到梵二

教會學，將有助於抒緩緊張關係，減低中國教會內  
兩極化的傾向。令人欣慰的事實是，他們都熱切接  
受梵二思想。不少的《梵二文獻》經已送到中國大  
陸的神父及修士的手中。張春申神父建議出版附有  
詮釋的新版梵二文獻。我想先界定兩種詮釋的分別，  
一種是解釋文獻本身以幫助人了解的；另一種則帶  
有神學上及批判上的反省。針對中國教會目前的需  
要，我建議前一種而反對後一種。這絕非表示我覺  
得中國教會的弟兄姊妹在智能上次人一等，而是出  
於按步就班的原則。當我們餵養饑荒中的朋友時，  
（大家不妨想想索馬里的情況）必須十分小心，切  
戒要他們過量進食，太多、太飽、太快，都會是十  
分危險的。

現在我想談一下真理的層次問題，即界別首要  
真理及次要真理的問題。當我面對如何處理分離中  
弟兄姊妹的問題時，這種界別十分重要，且一直縈  
繞在我的心中。但當我們的天主教信仰處於生死存  
亡之際，這又完全是另一個問題。教宗的首席權是

我們信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當這一點受到攻擊時，再無需界分是首要或次要的真理問題了。這成了究竟是「天主的歸於天主，凱撒的歸於凱撒」，抑或是全部都歸於凱撒的問題。試想想若翰洗者的模範，他曾說：「這是不能容許的。」於是拋了頭顱。也許你可以說若翰的反應是過激了，他所反對的只不過算是東方王府中一點私德的問題罷了。但《瑪加伯書下卷》給我們更深的啓示，厄肋阿匝爾之所以殉道，是爲了拒絕一片肉而已。

請切勿批評地下教會的信衆，說他們是爲了次要的真理大驚小怪，或說那些主教和神父死於獄中是爲了次要的真理，神職人員和修女爲了次要的真理而捱受各種迫害及羞辱；男女信衆在二十多歲的青年期被逮進了監獄或勞改場，獲釋時經已白髮蒼蒼，只因爲他們是次要的公民，他們所作的犧牲都僅算是爲了次要的真理嗎？

同時，也請大家不要對愛國會人士說，是否與教宗共融或獨立並不打緊，（多年前的滿地可會議

上，有些參加者竟然偏激至祝賀來自中國的代表能獨立自辦教會）。這並不是他們所期待的安慰。恭賀他們繼續維持這種違背他們內心渴望的現況，實在十分殘酷。一如大家所知，公開教會的許多主教都靜靜地請求宗座與他們恢復正常的關係。在上海，當神父們共祭時誦唸到「我們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時，是何等的欣悅。修生帶引信衆祈禱時，從來不會忽略第一個意向爲教宗祈禱；這些出於深情的祈禱，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修院之內經已不再多見。公開教會的成員最大的願望，差不多都是盼望最終能與作爲基督在世代表的伯多祿的繼承人共融。難道我們不應珍惜目前身爲羅馬天主教會一員，不要辱及這個身份，不要因這個問題的含混而沾沾自喜嗎？

## 服務中國教會的方法

讓我以「服務中國教會的方法學」爲題，提供幾點積極的建議作本文的總結。這個方法學出於基督的「降生」及「捨身」。降生表示天主愛人至極，

以至於親自來到我們可以觸摸到的世界。捨身表示主毫無保留的脫去自己的一切光榮。假如基督能這樣做，我們爲甚麼不能脫去我們的精湛神學分類，脫去我們對信仰的先進理解？

想要愛我們在中國的弟兄姊妹，我們必須先認同他們，用他們的角度去看他們所看的事物，感受他們所感受的東西。請我們不要干犯他們的敏感，也不要干犯他們那些古老的、梵二會議前的作風。讓我們與他們同行，一如薛勵德神父所說的，在他們目前自己所處之地開始，陪伴他們前行。降生的方法告訴我們，想去愛就得接近所愛的人。請讓我們貼近在中國的弟兄姊妹，即使不是實質上的接近，起碼在心靈上如是。讓我們接近地下教會及公開教會的信衆，再不要支持某一方而反對另一方；而是經常保護受攻擊的一方，儘管這樣做法可能驅使我們與攻擊人的一方關係暫時倒退。讓我們在他們中間建立橋樑。真愛與尊敬及欣賞是分不開的。讓我們在這種情懷下接納我們的弟兄姊妹，他們是真正

謙卑的上主僕人。這麼多年來，他們被褫奪了一切，只有天主是他們唯一的依靠。他們一直以來飽受煎熬，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公開教會受到最嚴厲的衝激；對於那些一直抗拒政府干預教會者，更早在文革之前經已受到迫害，被送進監獄及勞改場。不過，誰也想不到這些地方卻保護他們免受紅衛兵的傷害。

假如我們相信諸聖相通功，我們應想想對他們虧欠了多少。我想，一如基督以他的苦難爲教會賺得了聖神，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來自中國、東歐，以至世界各地的）亦令到教會在梵二會議期間充滿聖神。我們自他們身上所得的，遠多於對他們的贈予。

最後，請讓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弟兄姊妹知道及感受到，我們深深地愛他們，深深地尊敬他們。只有這樣，才可以幫助他們而不致傷害他們。